

编者按

又是一年春草绿,梨花风起清明时。清明,这是个思念的节日,我们用无尽的哀思,来缅怀逝去的亲人和朋友。现特刊登一组清明寄思的文章,追忆那些熟悉的面孔,说一些想说而来不及说的话,把清明时节的纷纷雨丝,化作字里行间的绵绵思念。

吾师警尘

张子瑜

警言启后生,执教治校堪为世风范;
尘寰有奇才,能文亦武真乃我良师。
我的初中、高中班主任黄警尘老师永远地离开我们了。参加追悼会后,我拟了这副冠头联,总是感到它词不达意,不能表达对吾师警尘深深的敬意。

斯人已逝,风范犹存! 黄老师虽已与我们阴阳两隔,但他的师者风范却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这是一张题为“安海中学初 62 组毕业留影”的老照片(养正中学当时更为“安海中学”)。照片上每个人的头像之下,标注着姓名,字体端庄隽秀,那是班主任黄老师的手迹。黄老师这“纯手工制作”,如同打印出来的仿宋字一样工整。这其中的一横一竖、一撇一捺,都倾注着黄老师对班级的感情和对学生的关爱。记得我刚入读养中初一年时,看到教室里的语录标语,全是黄老师用排笔勾画而成。那时候我心想,这个数学老师,其实也可以兼教美术课。

当时,我们几个同学经常到黄老师家,听他讲侦探故事。黄老师讲故事条理清晰,而且不时制造悬念,故事往往高潮迭起、引人入胜。他家在安海大巷下林厝,居室里到处都是书。他自己组装收音机,书桌上总是堆满无线电零件。窄窄的“床巷”是他的暗室,用来冲洗他自己拍摄的相片。印象中,班级的大小集体照,都是黄老师亲自动手拍摄冲洗的。

黄老师的数学课非常精彩,他讲课深入浅出,即使是复杂的解题推理,也能使我们感受到数学的趣味性。他高超的教学艺术,又往往让同学们得到美的享受。他的板书整齐,字迹隽美;他的声音洪亮,抑扬顿挫;他的教态自然亲和,笑容可掬。他的课堂充满了智慧的光芒,给人以思维上的启迪。

黄老师虽然长得富态,但却身手矫健。排球和羽毛球是他的专长,他还当起了教练。上世纪 70 年代,他是养中女子羽毛球球队和女子排球队的教练,每当天下午体育锻炼时间,办公室前的排球场上总有他的纵身一扣,经常会传来他富有感染力的“哈哈”笑声。他带领养中女排杀到厦门,摘金夺银,战绩辉煌。

黄老师的才情和智慧,使他在校长的任上得心应手,工作起来游刃有余。他不怒自威,在教师中有很高的威信。他把养中从低谷状态带到高光时刻,让学校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

我到母校任教后,又有幸得到黄老师的关心、教导。他随机来听我的课,一节《欧也妮·葛朗台》常态课获得他的赞赏,也得到他中肯的评判。作为师长,他对晚辈后生寄予厚望;作为领导,他对普通老师充满关心。他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师长,更是一位令人尊重的领导。

前些年,我都会在安海劳模协会年会上碰到黄老师。如同在其他场合一样,在劳模聚会餐桌上,他也有“C 位”人物。他聊起天来海阔天空,谈笑风生;他幽默风趣,富有人格魅力。

生命不止,奋斗不息。黄老师当养正中学数学老师和校长将近 40 年,退休后又任子江中学校长的任上努力工作了近 20 年。他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晋江的教育事业,他的名字永远闪烁着耀人的光辉。

安息吧,黄老师! 安息吧,吾师警尘!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剪纸) 陈金矿

怀念温暖手掌

陈文武

某天夜里,独自听筷子兄弟的歌《父亲》:“……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托清风捎去安康。”我突然泪流满面,不能自己。怀念起父亲那温暖手掌,无限悲痛涌上心头。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清明又至,千里之外的我,去年由于疫情原因,无法到父亲的墓前凭吊,今年又恐难成行,只好托清风捎去思念。

29 年前的那个大年三十黄昏,晴天惊霹雳,阴云悲泣血,承包全村供电的父亲,在作业时,因意外触电倒在变压器下。小河流唱,风儿抽泣,我大恸啜泣,柱子倒了,家已破碎。

父子情缘二十二载,从此阴阳两隔。他的言传身教,他的谆谆教诲,他望子成龙的企盼,遗留在我的世界,化为温馨、温情和温厚的回忆。特别是他温暖的手掌,余温犹存,暖意永远弥漫在我的心底。

小时候,逢老人寿,其家族都会请戏班子在祠堂堂唱三天大戏,那是村里最热闹的日子。为抢到一个好位置,父亲紧紧拽住我的手,从大门口挤进水泄不通的人流中。那时父亲的手特别有力,手掌好暖和。父亲兴致颇高,不时哼上几句。

我的童年大部分在外婆家度过,外婆是一个让我依恋的长者。有一天,听说父亲要去外婆家,我也吵着要去。那时外婆与大舅妈水火不容,大舅便叫父亲和姨父来说合。晚饭后,父亲便牵着我的手,经沙子

岭、洲上里两个村子,匆匆赶到外婆家。一到那里,他们便一起在昏暗的灯光下说事。几十年过去了,我还感觉到父亲温湿的手掌,依稀记得他在路上讲的家族轶事。

父亲望子成龙之心殷切,他常跟我讲乡邻的某某孩子考上大学的事。可我不太聪慧,小学毕业后,没能考上重点初中,只能上普通初中。而且我从小体质虚弱,一到冷天,手脚冰凉。每次从学校回来,父亲便紧紧抓住我的手,怜惜地问道:“手怎么这么冷啊!”

但父亲也有暴躁如雷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正值农忙“双抢”时节,姨父叫我去帮忙收割稻子。活干完了,人汗流浹背,我急不可耐地跳进冰凉的溪水中。当时神清气爽,第二天回到家,便开始感冒发烧,咳嗽不止,吃了药也不见效。父亲怒气冲冲道:“刚出汗,你就去洗冷水,怎么会不生病,自己找死!”但生气归生气,那几天他的手掌不时摩挲我的额头,看我是否还有在发烧。听说喝老母鸭汤可治咳嗽,他下狠心向河对岸的养鸭老人买了一只,让母亲炖汤给我喝,几天后,我的咳嗽就慢慢消失了。

虽然我的资质一般,但勤能补拙,初中毕业后,有幸考上了一所普通高中,这当然离不开父亲的督促和鼓励。父亲为了让我有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放下尊严,磨破嘴皮,求做局长的堂姐夫去找关系,高三我得以转学到县城最好的高中。报到之前,父亲高兴地带我到县城最繁华的昭陵

街,让师傅为我量身定做了一套中山装。几天后拿到衣服,他拉着我的手,叮嘱我要好好读书。

父亲与母亲白手起家,为了培养三个孩子跳出“农”门,两人起早贪黑,勤作不辍。父亲除了干农活,还干过其他营生:电工、生产队会计、柴油机手、卖货郎(与亲戚到江西卖货)。后又与姐夫合买一台拖拉机拉煤炭,但由于不少买主赖账拖欠,弄得父亲欠了一屁股债,直到父亲猝然离世时,还有一大笔钱要还。父债子还,我参加工作后将之全部还清了,相信九泉之下的父亲定会感到欣慰。

父亲溘然长逝,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更无法欣喜见证两个儿子成家立业,孙子留学海外,学成归来。“子欲养而亲不待”,我总觉得亏欠父亲很多,永生难偿父亲养育之高德。父亲去世后,我把孀居的母亲接到闽南。她总是眷恋故土,我只有加倍孝敬,尽心赡养,让她视他乡为故土。

有时梦回故土:父亲已进入古稀之年,幸福康健,与母亲在老家相依相伴。逢年过节,我与弟弟各自携妻儿,千里迢迢,回家看看。父亲喜出望外,孙儿孙女绕膝,尽享天伦之乐。我与父亲的手再次握在一起,叙旧话新。父亲的手青筋暴露,略显干瘦,但掌心仍温暖如初。

我喜极而醒。哎!那只是一场梦而已。梦醒时分,心中陡增怅然——此生已无法再牵父亲温暖手掌。



画外音

把你比作山

王常婷

你有多高
喜马拉雅知道
风起时,你是冰山上的雪花一朵
在天上,在溪谷里
清澈的爱
流淌在山河血脉里

那个冬天,苦难的母亲
听了一夜雪落下的声音
在无边的暗夜里
点亮一盏盏春天的明灯
于是,凌晨的旷野里
金色的菊花星星点点

这个春天,山的脸上挂满了泪花
多想把山的胸膛打开
搬出礁石
刻画出中国的模样
让界碑知道你的坚守
让雪山知道你的伟岸

多想,把你比作山
巍峨,坚定,静默
浮云,轻轻捧上洁白的吟达
茫茫尘世,没有什么爱比你圣洁——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写给英雄陈祥榕

刘衍

英雄日记: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这是呐喊的心迹,是战斗的号角
是祖国疆界不容侵犯的神圣使命

投向我们的目光是那样清澈
帽檐上的军徽在阳光下是那样清晰
年轻的脸,铸造祖国祥和的气氛

你挺身而出身先士卒的英勇壮举
令英雄辈出的时代,又起了波澜
山上旌旗在望,山下就花草缤纷

人们赞颂您啊,打起手鼓敲起歌
敞开的词语在浴血高原提高音调
边关的河谷打了几个长长的和声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为戍边英雄陈祥榕而作

罗睿

看到清澈,我想到泉水
那种弯弯曲曲的流淌
毫不掩饰对土地的爱

这时候,它是口号
它属于陈祥榕
属于一个十八岁的戍边英雄
在这里,伟大和年轻
画上了等号

他的年龄
定格在了永远的十八岁
最青春的年华献给了最美的祖国
而他的口号——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像一股清泉,带着澎湃的力量
流向四面八方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致敬戍边英雄陈祥榕

林瑞珠

铮铮铁骨军魂魄,征戍喀喇昆仑山。
远水岩疆霜露冷,高原雪域路途艰。
却怜风雨悲歌曲,铭记英雄碧血殷。
清澈奇怀唯报国,青春无悔献边关。

英雄赞

陈锦鑫

何惧高原雪地艰,凛然大义守边关。
青春创影昆仑立,赤胆忠魂泰岳殷。
彩笔难描情慷慨,伤怀永悼泪悲潸。
献身护界驱强寇,楷范长留华夏间。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赞戍边英雄陈祥榕烈士

蔡子芳

冰峰雪谷马街环,喀喇昆仑路险艰。
烽火横刀吹角鼓,河山守土戍边关。
铁拳出手追凶寇,热血捐躯杀敌顽。
铭记英名功不朽,雄师浩气凯旋还。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蔡笃辉

漫天风雪昂邦邻,护卫安宁为母亲。
孤胆神威坚铁壁,双拳勇武扫嚣尘。
血沾铠甲英雄气,光耀韶华伟岸身。
清澈丹心留大爱,人间永世记忠贞。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庄天助

一行诗句写忠心,只为中华家国吟。
冷月边关多洗礼,高原雪域最强音。
界碑有我巍矗立,寸土无他赫赫擒。
铁马雄风生死与,男儿洒血化甘霖。

心香一瓣忆挚友

叶海山

清明时节最易惹人悲思。接到“阿科辞世了!”的噩耗,尽管预料有这一天,但不相信会来得这么快。记得我到泉州中医院看他时,他还平静地微笑着躺在床上,谁想这么快就走了,真是“好人易过世”,留给我们的却是无限的哀思。

“阿科”,是我们一群好兄弟对李金科的称呼。上世纪 80 年代初,李金科从大田县调入晋江教育局时,我们就相识了。1990 年,他调入对台部写《晋江对台志》,因我在编写《晋江政协志》,我俩一起参加地方志培训班,一起开会,研究学术,接触多了,就成了无话不谈的亲密朋友。他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开阔的视野和豁达的胸襟,妙语连珠令人捧腹,幽默风趣的谈吐博得大家的称道。

阿科写得一手好字,能文能诗,还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各种体裁的文章 30 多万字。他著作的诗集《竹庐心泉》,构思新颖,富含哲理,正如李灿煌在其序诗中所写:“竹庐摇绿心泉清,诗酒当歌性灵爽。梦笔情钟真善美,翰斋夕照午窗明。”他的科普文章别具一格,吹、拉、弹、唱也都有一手,但他从不张扬。《对台志》编写完毕后,正好阿科也退休了,本想好好休息一下,却被市方志办聘进编辑室,负责年鉴编辑,又开始新一轮的冲刺。他默默耕耘,与同事们共同努力,编写出一本本《晋江年鉴》和 7 册 730 万字的《晋江市志(简本)》。直到 2001 年,他感到身体不适才辞职,依依不舍地回家静养。

记得港澳回归前,晋江市政协组织采写《晋江人在澳门》《晋江人在香港》。他是 11 人采访团中的一员,在分配任务时,他表现得非常大度,让别的团员先选题,最后他包揽,这说明他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劳动。结果写出来的文章不错,被采访者非常满意,并与他成为好朋友。时隔多年,阿科与一些港澳朋友还一直保持着联络。

阿科精于书法,可写多种字体,晋江市诗词学会常有应酬,经常会请他代书。只要一个电话,次日(最多 3 天),他就会送来书法作品。后来吕老师(阿科的夫人)对我说:“有时碰上他身体不舒服,饭都不想吃,躺在床上休息,但一听到你们给他布置任务,马上就来劲,非得把‘作业’完成才罢休。”

对公家事业热情,对私人关系同样真诚。记得我的同行——漳州市一位政协文史委主任的女儿要到晋江参加教师招聘,住宿安排在教师进修学校,因从没到过晋江,请我帮忙。因阿科住宿在进修学校教师宿舍,我转请他联络安排。谁知这对父女被车载到南安,再转晋江,这一折腾,害得阿科在路边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见面时,父女俩感动得一再说对不起。阿科却笑着安慰:“没关系,没关系,出门不容易。”随即帮其安排住宿用膳。这仅仅是众多例子之一,热心助人是阿科的性格特征。

阿科是一个极平常的人,从他的自嘲诗“矮壁薄墙一小草,经霜历雪几厘高;乘榕碧伞清凉荫,浊酒半杯堪自陶”,可以看出他注重自身修养,宠辱不惊,待人处事总是抱着一颗平常心。他不重利,不求官,虽然曾当过晋江对台部经济联络科科长,《晋江年鉴》副主编,晋江市谱牒研究会、南英诗社顾问,晋江红十字会、晋江老科协理事等,但他说:“这是领导和社团对我的厚爱,我做得还远远不够,我认为一个人应该做好本职工作,平淡过日子,知足常乐。”

阿科在住院期间,我一有时间就记挂去看他。见面时,我尽量不谈“病”,多谈些社会趣闻,想让他走出病魔的阴影。但他表现得很坦然和坚毅,说:“人总逃不过这一天的,我现在还好,不要对别人说我住院,大家的关心我领情了,但我知道他们手头都有工作,都很忙。”到这时他关心的还是别人,我又能说啥!只能宽慰他“吉人自有天相”。

参加阿科告别仪式时,我写了一首七绝:“如兄似弟长相伴,港澳风采重担挑。赴召编修何太急,知音欲聚梦中聊。”阿科走得很安详,尽管他仍热爱大千世界,深深眷恋人生,但他把微笑和思考留给了世界。

拢一支木棉

丁碧芳

记忆中的木棉,总是鲜红的,灼灼盛开在我的生命中,在我尚不知事的年纪,告诉我什么是“英雄”。我的父亲,恰如那支木棉,以那虬结苍劲的脊梁和鲜艳如火的热情,用自己的言行教导着我,延续着父辈与儿女之间的家风。

记忆中的父亲总是一大早就起床,带着和煦的笑容,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有乡邻路过,他就笑着招呼,问上一句“吃了没?”或者是“出门啦?”

有一天,父亲与人打招呼,我定睛一看,正是父亲塑料厂里的同事。上周,他俩刚刚因为工作的事情吵得脸红脖子粗,对方撂下了狠话:“我们绝交,道不同不相为谋。”后来,或许那位同事从一时冲动中清醒过来,这天早早地在院门口徘徊。父亲笑着主动打招呼:“吃了没,来我家吃点儿。”同事大伯挠挠头:“我前两天说的话你别放在心上,我脾气急。”父亲笑着点点头,说:“我

还不知道你。”两人相视一笑,关系恢复如初。过后,我疑惑地问父亲:“那时候大伯把你从头骂到尾,为什么要继续和他来往?”父亲说:“听过将相和的故事梁和鲜艳如火的热情,用自己的言行教导着我,延续着父辈与儿女之间的家风。

木棉之所以让人喜爱,在于它不止自己绽放出了美丽的色彩,还用花香装点别人的心境。父亲便是那木棉,他永远勤奋热情,不管是谁需要帮忙,他总是乐呵呵地搭把手。面对我,也没有摆出一副大家长的“威风”,总是和风细雨般,将他的爱润物无声地赐予我。

有一次,父亲躺在大门右侧的房间里午睡。我蹑手蹑脚地溜到父亲搭在椅子上的裤子旁,双眼死命地盯着那微微鼓起的口袋。“就拿个 20 元吧……”第一次当“小偷”的我,双手颤抖着,想来想去,我还是把手伸了

出去。“咳、咳……”一阵急促的咳嗽声如响雷般响起。父亲假装被自己的咳嗽声给吵醒,半眯着眼,起身坐在床沿边,故意指着桌子上摆放着的相框说:“这是你过生日时同学送的吧?别人送你礼物,你也要回送!不能只拿不回……”刹那间,我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从那之后,我再向父亲要零花钱时,他总是毫不迟疑地让我自己拿。这辈子的精神支撑——家之风,人之训,德之起。寻踪木棉,便是寻踪美好的传承。